

散文选

悠哉 主编



中国文化出版社

散文选

悠 哉 主编



中国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散文选/悠哉 编.—中国文化出版社, 2011.06

ISBN 978-988-63239-4-6/W.949

I. 散… II. 悠… III. 文学. 散文—中国—当代 IV. 1832

中国文化出版社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0110215 号

散 文 选

主 编: 悠 哉

出 版: 中国文化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zgwh.cn>

总 编 审: 中国文化出版社国内编审处
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东路 27 号

责任编辑: 晓 旭

装帧设计: 长 宁

印 刷: 中国文化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: 889×1194mm 1/32

字 数: 340 千字

印 张: 18 印张

印 数: 1-1000 册

版 次: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988-63239-4-6/W.949

定 价: 36.00 元

版 权 所 有 · 侵 权 必 究

智慧启迪智慧,谱写绚丽青春^①(代前言)

悠 哉



① 标题出自《北京教育学院附中校歌》,词作者是李方教授,北京教育学院院长。

智慧启迪智慧，谱写绚丽青春；
信心唤醒信心，分享合作欢乐；
意志砥砺意志，释放无限潜能。

——李方

星移斗转，北京教育学院承担首都继续教育培训任务，业已进入第七个年头。承蒙教师教育人文学院和中文系领导的信任，2011年由我负责“绿色耕耘”初中语文教师的培训任务，不胜荣幸之至！

以下，我谈谈自己的培训思路及若干想法，供大家参考吧。为求得思路清晰和条例通顺，现开列几个小标题述之：

一、“悠哉教学法”的两次实施

所谓“悠哉教学法”，是这些年来我从事继续教育工作的心得。其中有“道”层面的内容，即对于语文教学本质及规律的体悟，又有“技”层面的内容，即语文教师培训工作切入点、培训方法的考虑等。将二者整合在一起，构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教学体系，适用于语文教学及其培训工作。不能说“悠哉教学法”已经尽善尽美，但是它能够架构成形，我就感到很满足，大有“此生不虚矣”之欣慨。

“悠哉教学法”的初露峥嵘是在2010年，我给“高中语文新课程培训”上《现代写景抒情散文细读》课。在课堂上，悠哉郑重地告诉学员——

今天的8课时，我将开展“批判质疑式的阅读教学”。所谓“悠哉教学法”，就是以“批判质疑式的阅读教学”为基础建立起来的，这是它的一块基石。

为什么要强调“批判质疑”四个字呢？

在多年的下校听评课和指导学员进行教学设计的过程中,我渐渐发现这样一个问题:中学教师忘记了教学生进行“批判质疑”,其原因在于他们自己不会“批判质疑”。于是出现背离素质教育理念的许多奇怪现象。例如:

《语文》教材中明明存在许多错误,教师们不但不予以纠正,反倒以讹传讹,极大地误导学生。而学生们呢?他们懵懵懂懂地坐在课桌前顾自听讲,不辨正误地一概吸收,这岂不是很荒唐的事情吗?

这种例子很多。例如,朱自清《荷塘月色》中有这样的句子:

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,高处丛生的灌木,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,峭楞楞如鬼一般;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,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。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;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,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。

其中“却又像”的“却”字根本没必要出现,因为句中并不存在转折关系。上文中的那个分号也应当改为逗号,因为下文的“但光与影”与前面的“并不”构成转折关系,理应使用逗号。朱自清的散文存在矫揉造作的毛病,这种瑕疵在《荷塘月色》不止这一处。实际上,早在1948年叶圣陶先生就锐利地指出:

他早期的散文如《匆匆》、《荷塘月色》、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都有些做作,太过于注意修饰,见得不怎么自然。^①

奇怪的是,悠哉多次聆听过《荷塘月色》观摩课,观看了若干节课堂实录(包括光盘和网络上的),教师们异口同声赞扬《荷塘月

^① 叶圣陶:《朱佩弦先生》,见叶圣陶:《叶圣陶散文》,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,第633页。

色》写得多么多么好,文笔多么多么优美,修辞手法多么多么巧妙,却从来不见教师批评它。拘囿于崇拜名家的心理,教师们都认为这篇散文是“美文”的典范,没有任何缺陷,因此只讲其好处(我不否认它的艺术成就),而拒绝作任何批评。似乎批评这样一篇美文,就是犯禁,就是信口雌黄。我浏览过不少教师的教学设计,也不见他们有过这种认识。我拜读过王荣生《听王荣生教授评课》、王荣生《高中语文新课程课例评析》和魏国良《高中语文教材主要文本类型教学设计》等,也没有见到他们从“批判质疑”的角度谈及这篇作品的课堂教学。孙绍振的《文学性讲演录》倒是提到了,但是观点仍显浅薄,没有贡献什么学术创见。于是我突发奇想:倡导“批判质疑教学法”的历史使命,抑或天然地落在悠哉的肩上吧!

去年上《现代写景抒情散文细读》课时,悠哉选用《荷塘月色》、《~~故都~~的秋》等课文来讲授“批判质疑教学法”,鼓励学员“放出眼光来”,对教材中的经典散文开展一场“批判质疑”活动。在讲授《~~故都~~的秋》时,我先将课文复印出来发给学员,人手一份,要求他们在十分钟内从课文中挑出两处错误。

悠哉向学员再三强调:“请记住,你们至少要挑出两处来!”

备课的时候,悠哉的想法是:

“既然学员们来自各城区重点中学,如清华大学附中、北京 101 中学、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等,他们还是区骨干教师,而且正在一线从事教学工作,那么他们完成这项任务,应当是轻而易举的吧?”

殊没料到,结果让我大吃一惊!

十分钟过去了,一刻钟过去了,他们竟然没完成这项任务!

学员们拿着课文的复印件琢磨了好半天,竟然都答不上来!

所谓区骨干教师,他们竟然在这道小测验面前败下阵来,没有一个及格的!

没有办法,悠哉尴尬地站在讲台上,只好将答案公布。

第一处在第二段:

江南,秋当然也是有的;但草木雕得慢,空气来得润,天的颜色显得淡,并且又时常多雨而少风;一个人夹在苏州上海杭州,或厦门香港广州的市民中间,浑浑沌沌地过去,只能感到一点点清凉,秋的味,秋的色,秋的意境与姿态,总看不饱,尝不透,赏玩不到十足。秋并不是名花,也并不是美酒,那一种半开,半醉的状态,在领略秋的过程上,是不合适的。

这段中的“秋的味”前面应当加上“秋的声音”;“看不饱”前面应当加上“听不够”。

为什么应当加上呢?

悠哉分析说:下文中提到“西山的虫唱”、“潭柘寺的钟声”、“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”、“秋蝉的衰弱的残声”等,这些都必须通过耳朵来领略的。

这下子,学员们对悠哉既敬佩又讶诧,纷纷默然点首,陷入约翰·杜威所谓的“反省思维”^①中。

讲完以上内容,悠哉又告诉学员们:《故都的秋》的第二处错误,在于结尾句:

秋天,这北国的秋天,若留得住的话,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,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。

郁达夫用“北国的秋天”在语法上并没有错,但是改为“故都的秋天”才算妥贴。为什么呢?悠哉分析说:

首先,结尾点题,这是理所应当的上选。但凡擅长文墨的雅士,没有不谙熟“个中理”的。

其次,大家通读全文后会发现:郁达夫通篇是以怀旧心情描写

^① 约翰·杜威是美国著名教育家,“反省思维”详见其《天才儿童的思维训练》,张万新译,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。

他对故都北平之秋的印象。“北国”是一个泛指概念,略大于“华北”的概念,包含了黄土高原的一部分。众所周知,毛泽东《沁园春·雪》里有名句“北国风光,千里冰封,万里雪飘”,在此“北国”并非指北平,而是指陕北。

北国之秋是怎样的情形?郁达夫在一篇 1800 多字的短文里,岂能讲得清楚呢?可见“北国”在文中只是顺笔提及,属于“虚写”(又叫“衬笔”),就像文章提及的“南国”一样。“以点带面”,这是作家的惯技,郁达夫不过是操作纯熟而已。

《故都的秋》仅仅存在这两处错误吗?答案自然是否定的。例如,文中还有这么一句:

这秋蝉的嘶叫,在北平可和蟋蟀耗子一样,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。

句中主语是“嘶叫”,所搭配的宾语竟然是“家虫”!这不是脑袋发昏的胡言乱语么?

《故都的秋》存在瑕疵,证据确确凿凿,这是谁都无法抹掉的。

为什么会出现这般情形呢?

在悠哉看来原因很简单:郁达夫原是办事马虎的,可能催稿的编辑要得挺急,他呢一气呵成将文章写出,略看一看就算交稿了。^①

问题不在于作家郁达夫办事马虎,而在于:

第一,发表这篇散文的编辑也很马虎。

第二,几十年后,将这篇散文收进《语文》教科书的编辑也很马虎。

第三,从事基础教育的语文教师,他们都很马虎。

^① 鲁迅写文章也常犯马虎的毛病。例如在短篇小说《风波》里,他一会儿说六斤摔破的碗补了十六个铜钉,一会儿又说补了十八个,简直糊涂到家了。限于篇幅不多枚举。

第四,参加培训的学员们也很马虎。明明悠哉谆谆提示在座学员:这篇散文存在瑕疵,给你们足够时间找出来,至少找出两处。

可结果呢?学员们仍然交了白卷!

悠哉只好摇头,默自叹息说:

“你们好比胡适笔下的‘差不离先生’,办事情忒马虎了!”

囿于篇幅限制,关于去年实施“悠哉教学法”的具体情形,我就不再细述了。

关于语文阅读教学,《语文课程标准》区分为四个学段,强调指出:“提倡多角度的、有创意的阅读,利用阅读期待、阅读反思和批判等环节,拓展思维空间,提高阅读质量。”语文专家将这句话展开,于是有以下论述:“阅读教学是学生、教师、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。”^①还指出:“必须强调学生阅读的自主性和独立性,文本的意义是学生在阅读过程中自行发现、自行建构起来的,要让学生自己阅读、自己学会阅读。从这层意义上说,我们的语文课本首先不是教本,而是读本。”^②

《语文课程标准》特别强调:“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课程,必须面向全体学生,使学生获得基本的语文素养。”

为了使中学生“获得基本的语文素养”,首先就必须使中学语文教师“获得基本的语文素养”,这是从事继续教育的工作者所必须做到的。要让中学生学会“多角度的、有创意的阅读”,教师们必须首先学会。

我们必须认识到:《语文》教材是不完美的,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。所选课文并不是完美的,存在若干瑕疵甚至错误。如果语文教师对此视若无睹,又焉能启发引导学生去发现它们呢?鲁迅曰得好:“凡事须得研究,才会明白。”^③其中就包含批判质疑精神。

① 《语文课程标准解读》,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,第54页。

② 《语文课程标准解读》,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,第55页。

③ 鲁迅:《狂人日记》。

因此,开展“批判质疑式的阅读教学”并不是可有可无的,而是素质教育的必然选择。“悠哉教学法”的出现,响应了 21 世纪对基础教育的急切召唤,是我们时代的必然产物,它是应运而生的。

常言道:“发现问题,等于解决问题的一半。”学生们只有脑袋存疑,才可能最大限度地激活思维,在探索答案的同时推陈创新。所谓“悠哉教学法”,其基本理念就是巧借课文中的诸多瑕疵错误,对中学生开展语文思维训练,提升他们的语文素养。为什么要巧借课文而不选择别的读物呢?因为这是他们手边最便利的“读本”,天然地适合于做这件事情。至于具体操作办法则是灵活多样的:提问启发式、小组合作探究式、网络授课、单元教学、专题教学、模块教学……都可以采用。中学教师应当根据学情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教学法,而不能由悠哉越俎代庖,作出若干硬性规定。

2011 年,悠哉负责“绿色耕耘”初中语文教师的培训任务,从而使“悠哉教学法”再次获得实施机会,心中喜悦之情自是难以言表。悠哉决心好好把握这次机会,认真抓好课程设置和教师配备工作,竭尽全力把各项工作做好,决不辜负学院领导对自己的信任。

总之,“批判质疑式”是“悠哉教学法”的理念之一。

二、“悠哉教学法”理念之二:新“单篇教学法”

传统的单篇教学法俗称“教教材”,教师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,大搞“填鸭式”的满堂灌,而且设定标准答案:违背它的一律打“×”。这种注重应试的教学法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,但是它大大落伍于时代,不符合“新课改”精神,这是无须多加论证的。

出于强烈的探索精神,目前一线教师尝试了若干新的教学法,例如“专题教学法”、“模块教学法”等,名称不一,内含大体相同。2010 年 11 月中旬,悠哉到北京 101 中学参加了一次“专题教学”研讨活动;2010 年 12 月初,悠哉赴深圳新安中学参加了一次“模块教学”研讨会。两次活动共观摩了六节课,聆听了若干教学专家的

“振振有词”。回来后,悠哉暗自摇头,对其学术观点不敢苟同。

这话怎么讲呢?

依悠哉看来,他们在抨击传统的“单篇教学法”的同时,偏激地“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”,这是悠哉万万不能苟同的。

如前所述,传统的“单篇教学法”有许多弊端。但它果真一无是处吗?显然不是的。“取其精华,弃其糟粕”,才是明智而合理的选择。

在去年的课堂上,我就“悠哉教学法”作了八点概括,现不揣冒昧引述如下:

(一)“悠哉教学法”的基本理念是:没有十全十美的教材和课文。教师不回避课文(含正文、注释、课后练习)中存在的问题,组织学生积极开展“批判质疑”的教学活动,这恰恰就是“新课改”的核心精神。该教学法吃透了《语文课程标准》,以新世纪的前瞻眼光,站在“培养有国际竞争力的创造型人才”的高度,来理解中学语文新课改。

(二)“悠哉教学法”强调“立足单篇课文,链接其他文本”,通过比较、激活等方法扩充其容量。在此“单篇”实际上是“新单篇”,大大突破了其传统意义,不能再加以否定了。

众所周知,任何文本可以拆解成:字、句、段、篇。其中只有“篇”是完整意义的单位,拥有作家的署名权。

“篇”以上还有什么?还有“部”、“卷”、“册”、“单元”、“作品集”等,但是其核心仍然是“篇”,这是任何人否认不了的。

试举鲁迅小说为例,小说集《呐喊》包括14篇小说,其中《孔乙己》、《药》、《故乡》、《社戏》、《阿Q正传》、《一件小事》^①都入选中学语文教材。那么,将《呐喊》视作一个整体进行教学可以呢?理论上说应当如此,因为全书贯穿了作者“呐喊”的启蒙思想,彼此

① 人们通常将《一件小事》看作散文,在此不加讨论。

之间是关联和呼应的。从事学术研究,就必须考虑其“关联和呼应”,而不能“只见树木,不见森林”。但是囿于中学课时有限,教师们只好立足上述课文搞“单篇”教学,同时顺带提及其他篇目,例如将《故乡》的时候提及《社戏》等。

又如长篇小说《阿Q正传》^①,能否将整部作品收进教科书,中学教师大教特教呢?应当说,这种愿望是很好的,实际上却不可能。因此,既然教科书节选其中章节,教师就只能将它视作一篇课文,把这一篇教好。这就是“立足单篇”的精神。而为了教好这一篇,教师可以顺带提及其他章节,也可以搞关于鲁迅的知识链接,还可以链接其他作家的相关篇目。例如,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观看电影《秋瑾》,让他们了解早期革命者的活动,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鲁迅《药》中的夏瑜影射了烈士秋瑾,为了把这一篇教好,观看电影《秋瑾》不仅是应当的,甚至是必要的。

“新单篇”教学的学理依据就在于此。舍此之外搞别的名堂,尽管打着教学改革的彩旗,都是欠妥当的。

例如,去年那次授课中,悠哉在讲《荷塘月色》时,就搞了大跨度、多文体的知识链接。我讲了《记承天寺夜游》和朱自清的诗歌《匆匆》和《毁灭》,以及描写“江南”的两首古诗(白居易《忆江南》和王安石《泊船瓜洲》)、一首郑愁予的新诗《错误》,还有孙犁小说《荷花淀》等。有位学员听了赞叹有眼光,不仅信息量大,而今组合得饶富新意。将苏轼的《记承天寺夜游》和朱自清的《荷塘月色》联系起来讲授,更是出乎众人的臆想,有学员称赞说:这是悠哉的“一大学术发现”,兼具学术价值和教学价值的双重价值。^②

① 学术界通常将《阿Q正传》算作中篇小说,经过认真研究,悠哉力排众议,提出实际上它是“一部叙述失败的长篇小说”。详见悠哉《小说家的形而上学——对七部中国小说的美学剖析》第三章“《阿Q正传》:中国小说美学范式的失范”,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版。

② 关于《记承天寺夜游》和《荷塘月色》之间的联系,详见悠哉《现代写景抒情散文细读》,有课堂录像和PPT讲义。

但是,不管你搞多少知识链接,以及如何搞知识链接,其立足点是《荷塘月色》,这是无法变更的;而它是“单篇”,这个事实也是无法否认的——恰如构成物质的基本单位是“原子”一样,构成课文的基本单位是“单篇”,也只能是“单篇”。

(三)“悠哉教学法”与新课改的合作学习精神同步。教师绝不是在课堂上独自“满堂灌”,而是教师启发学生去发现问题,并通过师生互动式的提问和讨论来得到解决。讨论过程中,允许学生保留通过独立思考获得的答案,最大限度地激活思维,并且鼓励创新。

例如,讲授《荷塘月色》时,我提出朱自清的遣词造句总体上是很好的,但是某些地方仍然可以润色。比如下面两句:

荷塘的四面,远远近近,高高低低都是树,而杨柳最多。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;只在小路一旁,漏着几段空隙,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。

上述短短的两句,可以润色的有三处之多:

首先,前一句中,“而杨柳最多”的“而”显然用错了。翻查《辞海》,“而”字作语助使用时,无非是“表承递”、“表并列”和“表转折”。在此三者均不符合。联系上文,“都是树”和“而杨柳”之间是“总说”与“分属”的关系,不应当使用“而”字;将它改为“其中”就很妥当了。

其次,那个分号也属于用法不当,应改为逗号才是。

再次,“一片荷塘”应当改为“这片荷塘”才是。为什么呢?因为“一片荷塘”属于泛指,“这片荷塘”属于特指。既然朱自清上文提及荷塘,再次描写时当然不能使用泛指,而理应采用特指。朱自清行文太“矫揉造作”,才犯下如此常识性错误。

又比如,《荷塘月色》中有个句子:“月光如流水一般,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。”在课堂上,悠哉提议更换一个动词:

“泻”字果然用得很妙吗？

将“泻”改为“漾”，是否更好一些？

当时我手头拿着课本，当然知道教材的“研讨与练习”中就有这道题。教材编写者是这样出题的：

作者精心选用动词，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，说说下面两句中加点动词的表达效果：

月光如流水一般，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。

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情影，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。

教材编写者不仅要求师生说说两个加点动词的表达效果，而且提议“再从文中找出类似的句子仔细品味”。但是，我们从上述提示语中，会发现教材编写者思想太板腐，并不符合“新课改”的精神。

为什么这样说呢？

请看《语文课程标准》，它提出如下要求：“提倡多角度的、有创意的阅读，利用阅读期待、阅读反思和批判等环节，拓展思维空间，提高阅读质量。”

既然是“多角度的、有创意的阅读”，那么学生在品味这个“泻”字时，就应当多角度地审读，以拓展自己的思维；而教材编写者那句“作者精心选用动词，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”，很显然是提示教师和学生：

“你们千万记住哦！这个‘泻’是朱自清的妙笔，他是位散文名

家,你们只能肯定它用得如何如何好,万万不能批评它啊!”^①

从上传网络的好些课堂实录中,悠哉发现教师们众口一词地赞扬朱自清用得太好了,描写月光的速度之快。但是,去年我在课堂上提出“泻”字用得并不好,建议改为“漾”字。这时候,一位丰台区某中学的男学员马上起身反驳,他振振有词地说:

“杨老师,我不同意你的看法!原文中‘泻’字用得非常贴切,形容月光的速度之快,我们在讲课中对它都是大加赞赏的。你这么一改,句子的意思全变了!”

这时候,我看看课时不太够,如果纠缠于讲解清楚这个问题,下面的内容就讲不完。于是我笑着说:

“我并没有说朱自清用错了,而是说:换一个‘漾’字也很好,表达效果不比它差。”

“但是,经你这一改,句子的意思全变了呀!那怎么能行呢?”这位学员再次予以强调,好像我听不懂他的意思一样。

悠哉以为,这位学员的思维仍滞留在“应试教育”那套教学思路上,对于“新课改”精神他学习得很不够,领会得更浅薄。

① 类似的违背《语文课程标准》的做法,京版《语文》教材中也比比皆是。例如《语文》第16册中,《鲁智深和林冲》课后附录了茅盾关于《水浒传》的评论:“善于从阶级意识的角度去描写人物的立身行事,是《水浒传》人物描写的最大特点。”(第169页)然后出一道“专题探究”题:“参阅课文后所附的材料,想一想,你的观点跟名家的看法一样吗?为什么?”

无可否认,教材编写者明显违反了“新课改”精神。首先,既然倡导学生自主学习,“提倡多角度的、有创意的阅读”,怎么能要求他们“跟名家的看法一样”呢?其次,审读名家茅盾的观点,实际上是学术谬见。鲁达拳打镇关西、晁盖火并王伦、武松斗杀西门庆、武松醉打蒋门神、宋江给晁盖通风报信、宋江怒杀阎婆惜、李逵劫法场砍死看客、柴进收容朝廷犯人、孙二娘差点儿药死武松……写的都是江湖义气而已,哪来什么“阶级意识”呢?茅盾在大讲“阶级斗争”年代所写的一篇陈旧评论,如今再阅读显然是落伍了。教材编写者竟然将它节选进教科书,要求中学生的探究与之保持一致,这岂不是咄咄怪事吗?

为什么这样说呢？

首先，“新课改”精神要求语文教师“提倡多角度的、有创意的阅读”。既然我提出换用“漾”字，作为语文教师，他的第一反应应当是：

“嗯，很好！一个有创意的新想法！我来审视一番，看看杨秋荣的想法是否有道理，值不值得我今后在教学中予以借鉴。”

如果一开始他就拒绝，怎么可能接纳更多的新鲜事物呢？

其次，“经你这一改，句子的意思全变了呀”，这是当然的。因为在任何一句话里，更换动词都意味着句意的改变。现在要讨论的是：

这一句中，究竟用“泻”好还是用“漾”好？

悠哉认为用“泻”算是及格水平，却不如“漾”字来得传神：

月光如流水一般，静静地漾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。

它表现的是宁静的夜晚，月光照在弥望的荷花、荷叶上，阵阵微风将荷叶吹得翻卷，势必摇摇曳曳；既然“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；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”，那么呈现近似波光荡漾的动感效果，岂不是用“漾”更传神吗？

退一步说，将“泻”和“漾”都提供给中学生，由他们自己去品味、去取舍，难道不是更好吗？岂不是吻合了《语文课程标准》的“提倡多角度的、有创意的阅读”的精神吗？

《语文课程标准》明确指出：“教师应转变观念，更新知识，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。应创造性地理解和使用教材”。这位丰台学员的头脑处于板结状态，怎么能很好地领会其中精神，发散性地思考问题呢？

语文教师采用“悠哉教学法”组织课堂教学，相当于师生们临时充当“编辑”角色，给一位名叫“朱自清”的投稿者改稿件。编辑对于来稿有权作出修改，任何刊物都是这样规定的，不管作者是名